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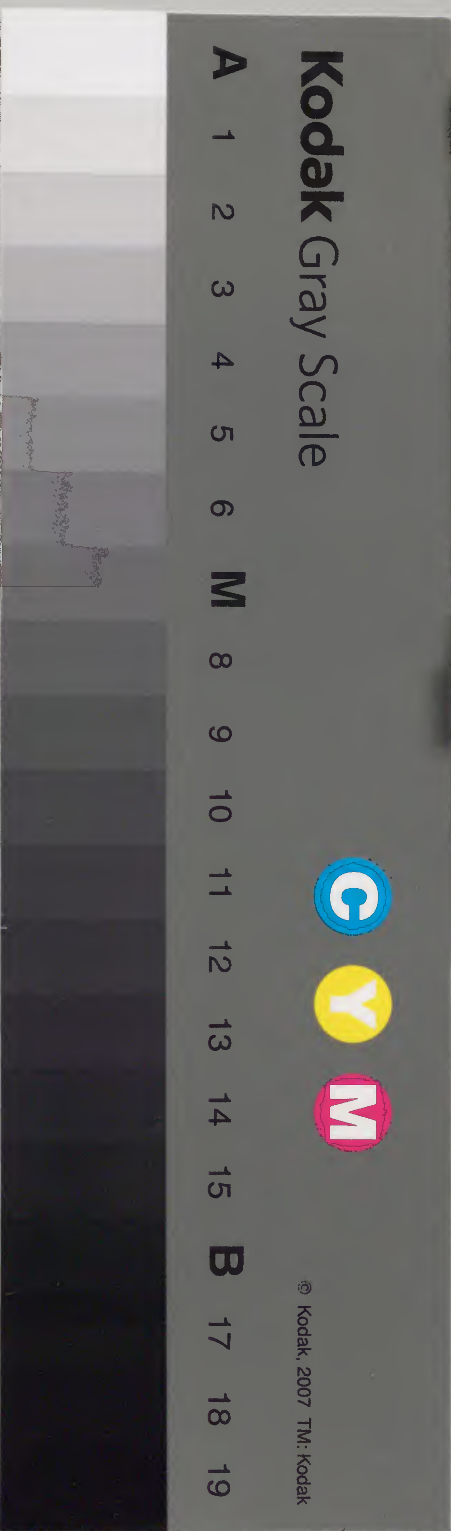
七十一

易

漢書門			
九	四	〇	八
四	二	一	八
冊	架	函	號

漢書			
九	四	〇	八
四	二	一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27)		
函號	298	25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

易二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孫賀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文

相為主賓也曰然但此亦大槩如此到占得時又看如

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也若是

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

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綑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

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

問見得箇意思如何耳幹

卷七十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候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銖

剛柔始交而難生龜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難生是坎雷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淵天造草昧宜建候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彌

宜建候而不寧不可道建候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淵

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象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銖

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君子以經

綸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時幸

問屯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无遇屯，則可見矣。但屯說

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无遇，康叔謂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云

又問象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

遽謂安寧也。然此是行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文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不能，即將所居待正，不肯輕進。即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幹

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盤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盤桓

意曰盤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
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又問匪
寇婚媾程傳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
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
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
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
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已為婚媾耳此婚
媾與已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
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
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
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

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二季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
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銖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作嫁筭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
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
字

十年乃字耿南仲亦如此說淵

問即鹿無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
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
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無虞陷入林中之象沙
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
作即鹿無虞何以從人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王

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江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什么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錄

蒙

伊川說蒙亨髮鬣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淵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我嘗說八卦着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淵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一已足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

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只是心下鶻突煮

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取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三之明則為人求我而身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身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案

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瀆也。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銖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曰然。銖也。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

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淵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淵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鬚鬚不皆端的。若解要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淳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

德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淵

以象言之果者象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李通云育德是

良止也

端蒙

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節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
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
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各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

法當如此

淵

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

淵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處治上說是如何
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德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

成為寇占得此文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與說亦

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

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學履

問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曰上九一陽而眾陰隨之如人皆

從順於我故能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

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

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

順也

肅

需

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
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

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淵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

堂之類銖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淵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

或云以乾去涉大川。燾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

時學道者亦猶是也傑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竒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

需淵

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銖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

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
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
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
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猶重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無作為
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當位
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止是
陰位不得言不當

訟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
亦如此

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

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

能懼而得中也故曰有信而見室

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

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

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曰卦辭如此

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文中本辭協亦有雖取

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

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
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
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
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
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
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
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
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
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來所事九二不克訟六
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
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繫帶之錫

而不免終朝之禱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
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最
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
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
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
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
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

問訟辰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
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之剛
來邪曰此等要須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

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
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
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盡好者更不待
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時舉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淵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淵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契字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
此人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
意思

問亦未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文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
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

辨得明便止所以終吉也淵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淵

問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解者牽強曰

如此解時只得說小邑常以為易有象數者以此何故
不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樣子又不
似數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逋竄也振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
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
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乾
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馬離為龜却說牛做得箇例
來括他方得見說已做了例又却不曾見得淵

問食舊德從上吉也。曰是自做不得若隨人做方得吉之道。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爻便是象訟元

吉九五便是淵

師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無罪咎若做得

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

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

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

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

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淵

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銖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淵

問潘謙之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

命承天寵也何如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不是

恁地仔細解釋礪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為衆生如何曰從來有與尸血刃

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

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

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小年更讀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剥

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蓋以為割剝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其甚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正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形民又看家語亦作形民字方知舊來看得是此是蔡公箴穆公之語須如某說其語方切礪

問易之取意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文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與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與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翰

問程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

夫以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為正曰此只是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他時舉

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淵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

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
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
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豈得
如此未曾段入本義且
記取。學履

比

李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曰也不
必按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
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覆

筮字說做占决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淵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

要強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
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潘

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前夫當之矣彼云前夫則此
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殲

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也有喚作夫
婦之夫底淵

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
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
樓之義淵

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

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廣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

淵

終未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

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比之无首者故為比之匪人也

時舉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捨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曰田獵之禮置旌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誠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

洽

比九五邑人不誠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

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

礪

邑人不誠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淵

易第六爻在上為首自下又為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是也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身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身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身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身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身淵

問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一事說 學履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兩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溫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柔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復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礪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蓄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時舉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此子

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
之類。淵

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文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
乃云復自道。何邪。曰。易有不必泥文義看者。如此文。只
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無可疑者矣。

巖時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
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
往不復之復。淵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五。是迫近他底那兩爻。

自牽連上來。淵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淵

畜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
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
那上下底。攣如手把攣住之象。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
住了。做得雨後。這氣必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
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
那陰陽皆不利之象。淵

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隣。是與六
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耶。曰。

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文。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無是德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輶。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文。而凶不應矣。 銖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雨。必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 礪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尹之事說亦

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它也。自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言婦雖貞。猶厲而况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幹十六日月雖闕。未多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闕。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却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文。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抵不得便宜。 小畜上

六歸妹六五
中孚六四

履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他後去淵

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礪

問履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共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

危道也為戒深矣錄時舉見下

叔重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此是指九五而言九五爻辭云共履貞厲與彖似相反何邪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可時舉

問履如何做禮字說曰定上下辨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就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疑於不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

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

履道道即路也淵

武人為于大恐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

象

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

亦為虎尾之象砥

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淵

夫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淵

夫履貞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學履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故舜問甫民則

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淵

泰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

出來做湏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

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

然如舜湯舉伊尹皋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

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

得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

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湏大人休否方做得學履

問財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

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

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

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又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食渴飲冬裘夏

葛素粗罔罟皆是備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備侗相

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

截做春夏秋冬四時備

問財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

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學復萬物不生聖人亦無所施其力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是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

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按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幹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邪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邪曰易

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
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胃明闊底。如何做得
得。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不恤後來信與不
信爾。義剛

于食有福。食如食舊德之食。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食之
食。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
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
時占得此爻。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便做得
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
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
至於凶。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
皆土地。在坤爻中有此象。

城復于隍。隍是河根。其土以為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
師是兵師。凡坤有衆與土之象。

問泰卦無平不破。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
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

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不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始自是好了。若但能把祝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從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銖

否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淵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身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身蓋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其覺得牽強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身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

尚畏它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銖

拔茅茹貞吉身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淵

包承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出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淵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學履

包羞之說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這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淵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著磕着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礪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學錄作助陽之意。某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霍湯舉舉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文蔚學履錄略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六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亦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此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包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淵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晚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無用。

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人皆識得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理說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上說方有着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他無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確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見君子貞是一象

淵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

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淵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淵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淵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學履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大好兩者時位相應意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晦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

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所以先號咷以中直也言其理直而不得伸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領之又問同人于郊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

同蓋居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無悔也 銖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

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

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

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 營

問同人于郊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

無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時舉

大有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

行是有可行之時 礪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

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淵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

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

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

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為順

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

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了說 齏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文本最吉不解有咎

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

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

无咎也 個

古人於亨字作享烹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亨字。易中解作亨字便不是。當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文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過惡揚善順天休命由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過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

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亨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有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兒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啟云時當大有更下比之嫌用此事譏魏公也。○錄

謙

謙便能亨文為君子有終之象。淵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淵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淵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淵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則鬼神便說箇吉

凶字淵

問謙彖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曰天道是就寒暑性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因云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環玦相似可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

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時舉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賀孫

問謙尊而先卑而不可踰恐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

意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子蒙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之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個

衷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衷多益寡淵問謙衷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學復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

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

不要人知况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淵為謙言發揚其謙蓋四有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

所以更當發揚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淵六四為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某解其象云言不為

過砥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

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時舉

用之問謙上六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

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又問謙之五上專說
征伐何意曰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
聖人元不曾着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文蔚

問謙上六志未得也曰志未得所以行師亦如六五之意
問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曰坤為衆有坤卦處多言師
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為土土為國故云
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
這象方就上面說研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
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
以為謙矣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

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衰者勝矣孫子曰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是用兵
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
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
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銖

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淵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
配了他亦不服淵

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淵

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時舉

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斫

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

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

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王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

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時舉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

日而便見得此道理淵

盱豫悔言覩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

句淵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

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為樂者也餘

由豫猶言由順淵

隨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

說出去蓋卦自内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

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被說此之謂隨淵

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節

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淵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范益之曰。宴息乃所以養其明。曰不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其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子蒙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礪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淵

小子丈夫程說是。淵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况於鬼神乎。

之意。淵

蠱

血蠱為蠱。言器中盛那蠱。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蓋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那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性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淵。必錄云。上頭只管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安得不蠱。舊聞趙德性如此說。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

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是，便無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身而天下治也。』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撐拄，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淵

問：蠱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象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而說，隨皆言卦義基本義之說。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

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

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時此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銖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龜

山之說非是。又嘗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及有一人赴召，請教於龜山。龜山云：不要拆壞人屋子，皆是此意思。及胡文定論時政，說得便自精神索性。堯夫詩云：安得淳厚又秀慧，與之共話天下事。必大

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沓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非謂治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折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柱過。其說巽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哉。端蒙

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曰：且緩下手，莫去拆倒人屋子。因言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為治蠱。

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便無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身方能治蠱也德明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事無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只是事之壞了者道祖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身通而後天下治淵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聲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銖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如此柄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淵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麼淵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

能做底溥

臨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
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
也學履

問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
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
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
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
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徧臨四陰故有
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

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
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
銖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
亨字亦是惟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其者蓋
要反那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無所臨
却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
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
臨有敦厚之意淵

場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
必強分析賀孫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後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觀

盥非灌之義盥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

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

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

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學後

問盟而不薦曰這猶譬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纔盟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潔之義耳 薰

用之問盟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盟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登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

信顯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

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

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

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

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

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

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嫩

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

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

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

自當不得此文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

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
問有孚顛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
則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
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
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
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
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
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
遠於近觀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
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
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

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是也曰此我乃是
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
名卦係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
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
惟亦所適也此說我字與本義
不同當考銖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
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淵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
邪曰上二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
愈親切底意思學履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

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
取陰盛之象也時舉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確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確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確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確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確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確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確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確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確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確

重錄朱子語類第七十一

易七

噬嗑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
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淵

張元德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
解曰據其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洽錄云分
也猶均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
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意與日夜分同又問復卦剛
反作一句否曰然此二字是解復身下云動而以順行
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

索儘有條理時舉。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儻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履學

噬膚滅鼻膚腹腴地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

於器中也噬乾肺得金矢荆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

按噬膚滅鼻之說與本義不同

鈞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曰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終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銖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曰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無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

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劑石之類

賁

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
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
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
所以有剝柔來往上下淵

井儒云天文也上有剝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相
似且得分曉礪

問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無
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
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

無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
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太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
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九就象中說則意味長
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復學

山下有火賁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
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旅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
外明內止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
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着此象底便用
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鞠
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
時丕赦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

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備

問明廢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良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籠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于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曰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礪

六四白馬翰如言此文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

象如此履學

問賁于丘園束帛爻爻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爻爻為盛多之貌曰非也爻爻者淺小之意凡淺字箋字皆從爻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去偽

問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止此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為農

圍之事當貴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
故象云有喜也礪

問貴于丘園曰當貴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
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
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
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憫

貴于丘園束帛爻爻是箇務農尚儉爻爻是狹小不足之
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
如所謂束帛爻爻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
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
本之義到上九便曰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昔

貴于丘園是箇務實底

學復作務農敦本之義

束帛爻爻是貴得不

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淵

問伊川解貴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貴三陰皆
受貴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曰如何
丘園便能貴人束帛爻爻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艱曲說
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
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
聘召之若不用其說則此說似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
象束帛爻爻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學復

問九五柔中君尊敦本尚實故有貴于丘園之象然陰

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淺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戔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則為淺從人則為倭從貝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回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錄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

無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錄

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剪裁恐無此理且如今將束帛之說教人解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錄白賁无咎据剝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恣地拘各自說一義淵

剝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摧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個問剝之初與二幾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

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文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蘇文

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無安身已處。眾小人託這一君子為芘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淵

舊曰見二十家叔說，懷字廬如周禮秦無廬之廬音廬，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剝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

正月變為二月矣。然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
須當通看。乃好銖。

復

問：剝一陽盡而為坤。程云：陽未嘗盡也。曰：剝之一陽未盡
時，不會生。終盡於上，這些子便生於下了。卓。

問：一陽復於下，是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而今別生否？曰：
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此又是別生。伊川謂陽無可盡
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說得甚精。且以卦
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
已生，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曰：恐是
一月三十日，雖到二十九日，陽亦未盡否？曰：只有一夜

亦是盡。安得謂之無盡？嘗細推之，這一陽不是忽地生
出。纒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上面剝一分，下面便
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
處，方成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了。淳。

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閏要處，未甚分明。他上纒消下
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分，他便從三十日，須逐
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爻已成，消時也如此。
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直卿問：冬至子
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
一陽，不是一陽方生。曰：冬至方是結筭，那一陽冬至以
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下，初陽已

生矣孫賀

為嫌於無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直卿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才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生不相離處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陰剝陽生遂旋如此陰不

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寓

剝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夫問陰亦然今以夫乾始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嶺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其以為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德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劉嶺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

人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陽亦然即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道夫

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

易傳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答皆不合復請

問先生曰剥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

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

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趨得一

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

得天地無休息處察時

義剛曰十月為陽月不應一月無陽一陽是生於此月但

未成體耳曰九月陰極則下已陽生謂如六恐誤陽成

一段而一段又分為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精

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如

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萌芽

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

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

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

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

問坤為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生

但微而未成體至十一月一陽之體方具否曰然凡物

變之漸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爾十一

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云云履學

味道舉十月無陽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

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所以莊子之徒說道造化密移疇覺之哉又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蓋見此理陰陽消長亦然如胞胎時十月具方成箇兒子植○賀孫錄見下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

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賀孫問不頓進是漸生不頓虧是漸消陰陽之氣皆然否曰是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微微一線路過因而復發耳雅大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淵

問朋來無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陽長將次並進以至于極則有朋來之道而無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
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
休復之告以下仁也曰初爻爲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
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
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
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
如此允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
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
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

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
以順行是解出入無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

子細尋索儘有條理

聖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到這裏微茫發動了最可以見
生氣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見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
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所以孟子說四
端猶四體關一不可人若無此四者便不足爲人矣心
是一箇運用底物只是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只此
體驗可見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
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
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
發過消盡爲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

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
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
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專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
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
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
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
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
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
能於此觀之則所見無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
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
看也個

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物咸遂如收斂
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成則物之成實者各
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大具生理者固各繼其生
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斯
可見矣又問既言心性則天命之謂性命字有心底意
思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傑人

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
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
到復而後始可見個

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道
伊川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陽蓋謂天地以

生生為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地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端

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為無陽天地生物之心亦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錄曰邵子所謂玄酒味方淡太音散正稀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閑閑者

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銖

復見天地心

方動之端靜心中動

尋常吐露見於萬物者盡是

天地心只是冬盡時物已成性又動而將發生此乃可見處方

問復見天地之心之義曰十月純陰為坤卦而陽未嘗無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無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故在我之心不可有間斷也過

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箇甚事只

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而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動而惻隱羞惡之端始覺因事發露出來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銖

問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舉王輔嗣說寂然至無乃見天地心曰他說無是胡說若靜處說無不知

下面一畫作甚麼寓問動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
 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處在天地則為陰
 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
 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敵
 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
 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殺棘即見善端
 之前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寓

居南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造化而造化之心於此
 可見某問靜亦是心而心未見曰固是但又須靜中含
 動意始得曰王弼說此似把靜作無曰渠是添一重說
 話下自是一陽如何說無上五陰亦不可說無說無便

死了無復生成之意如何見其心且在人身上一陽善
 也五陰惡也一陽君子也五陰小人也只是有一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且看一陽對五陰是惡五而善
 一繞復則本性復明非天心而何學與上條同問

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主靜觀復者又何謂曰復固是
 動主靜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底一陽動便
 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曰此不可
 分前後但今日所積底便為明日之動明日所積底便
 為後日之動只管恁地去觀復是老氏語儒家不說老
 氏爰說動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有歸根時
 吾只觀他復處

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然動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九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大雪子之初氣天冬至子之中氣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可謂振古豪傑淳

問冬至子之半曰康節此詩最好其於本義亦載此詩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

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間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大善聲正希也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孺子入井未做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方子〇廣錄見下

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後萬物未生時這箇時節莫是程

予所謂有善無惡有是無非有吉無凶之時否先生良久曰也是如此是那怵惕隱方動而未發於外之時正淳云此正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也曰然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為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週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廣

賀孫錄

引出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則隱而未成怵惕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為子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只是體用動靜互換無極康節便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便有方了不似二先生孫

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入朋來只做人說覺不撈攘淵

論復見天地之心程子曰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堯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往而不

可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是顯著此獨曰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爲是說復卦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來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

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話只可就此一路看去纔轉入別處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謨

問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天地之氣有消長進退故有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復曰固是又問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贊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也安得無憂但聖人之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孫

舉聖人無復故不見其心一節語學者曰聖人天地心無時不見此是聖人因贊易而言一陽來復於此見天地之心尤切正是大黑暗中有一點明寧

困秀問篇見蔡元思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
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
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懶

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
善惡言也道

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
小而不爲衆惡所遏底意思相似學復曰饒錄作雖小
而衆惡却遏他不得
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
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
睡到忽然醒覺處亦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
行到極處忽小亨道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

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渾

敬子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任
地說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
自不相湏湏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勿然
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爲陰陽也若寂然
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爲陰陽也二者各不同
須推教仔細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得復字就
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
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
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

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手弼之說與濂溪同個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年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賀孫

陽氣始生甚微必安靜而後能長問曰此是靜而後能動之理如何如人之天理亦甚微亦是無私欲撓之則順發出來曰且如此看問安靜二字還有分別否曰作一字看端象

叔重問先王以至日閉關程傳謂陽之始生至微當安靜以養之心是十月純坤之卦陽已養於至靜之中至是方成體爾曰非也養於既復之後入問復見天地之心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無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見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雜

掩身事齋戒

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齋戒處必掩身所以養陽氣也

絕彼柔道牽

此二句兼冬至夏至之初六繫于金柅

是銖也

問無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

說話好簡當

問上六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凡言三年十年三歲皆是有箇象方說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

到十年便是無說了

无妄

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

英所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出汁

史記无妄作无望問若以為无望即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大必

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体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為斷殺他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

健是有卦後說底淵

往字說得不同淵

同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孫夔

因論易傳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拳強諫之類是也或云王荊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稱荊公无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荊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礼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礼義不知未

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荊公所以辨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請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荊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荊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荊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備

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或說无妄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爻象如此占着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而愈而

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無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决杯琖。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杯琖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無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禍。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天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問

問不耕獲不菑畲。伊川說爻詞與小象却不同。如何。曰便是曉不得。爻下說不耕而獲。到小象又却說耕而不必求獲。都不相應。某所以不敢如此說。他爻辭分明說道不耕獲了。自是有一樣時節。都不湏得作為。又曰看來无妄合是無望之義。不知孔子何故使此妄字。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鼻恁地。又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湏是真正始得。若些子不正。則行有眚。眚即與災字同。不是自家做得。只有些子不是他。那裏便有災來。問眚與災如何分。曰也。只一般。尚書云眚災肆赦。春秋肆大眚。眚似是過誤。災便直是自外來。又曰此不可大段做道理看。只就逐象上說。見有此象。便有此義。少

間自有一時築著磕著如今人問杯琖琖上豈曾有道理自是有許多吉凶

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不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問不耕穫不蓄畬曰言不耕不穫不蓄不畬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蓄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無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

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爻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夫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疑有不耕穫不蓄畬之意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無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

不耕穫不蓄畬如易傳所解則當言不耕而穫不蓄而畬方可又如云極言无妄之義是要去義理上說故如此解易之六爻只是占吉凶之詞至彖象方說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蓄畬是四

事都不做謂雖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
 妄作無望是此意六三便是无望之災或繫之牛行人
 之得何與邑人事而邑人之災如諺曰閉門屋裏坐禍
 從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如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庶
 人占得此爻只是利去見大人也然吉凶以正勝有雖
 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凶却無悔吝故橫渠
 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
 須是自己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无不利若不
 直方大却反凶也必大錄此下云如春秋時南蒯占得
 坤六五爻以為大吉示服惠伯惠
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段說得極好蓋南蒯
 所占雖得吉爻然所為却不黃裳即是大凶○當
 問不耕獲不菑畲未富之義曰此有不可曉然既不耕獲

不菑畲自是未富只是聖人說占得此爻雖是未富但
 利有攸往耳雖是占爻然義理亦包在其中易傳申說
 未字多費辭當

大畜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淵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淵
 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極
 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身之象但上九已通
 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
 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子善問九
 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

遇陰則爲陰所蓄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其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合未暇整頓耳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何天之衢身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確

頤

頤頤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淵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淵

問觀頤觀其所養作所養之道觀其自養作所以養生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黃老申商則爲非凡見於脩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曰這兩

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程說是如何履
頤卦最難看銖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養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爲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爲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

曉耳銖曰音辯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直卿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爲顛求食於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爲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爲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

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
 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所
 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
 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
 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廣

問伊川解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下
 三爻是資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
 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
 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
 疎也學復○義剛錄云下三爻是資人以養已養已所以養人也

頤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德地解畢竟曉不得如何是
 施於下又如何是虎炳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
 吉故不可以涉患雖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此爻不可曉倘

大過

問大過既棟橈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彖辭可
 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
 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大抵彖
 傳解得卦辭且是分明學復○治同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

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倘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

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舊常不曉。胡亥定小意。以問范伯達。丈他亦不曉。後來在都下。見其孫伯逢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但是誰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雖有罪。但合當廢之可也。而樂書中行偃弑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誰說後必有曉此意者。賜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文曰。木雖為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独立不懼。遯世無悶。礪小過。是收斂。入來底大過。底如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是也。淵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

在淵

問大過棟撓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
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儀自不
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
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
撓乎下過涉滅頂不可答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
答他不似伊川說易中无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
王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答至出門同人无咎又
是他做得好了人答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答也此處
恐不然又曰四陽居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

是小過這兩卦曉不得今且只逐爻略曉得便也可占
斫

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
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
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
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
而得士夫但能无咎無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
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過涉滅頂凶不可答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凶
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答也

坎

變

水流不盈。纒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六三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枕。便如枕頭之枕。斫。

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

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

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

從之其說如何。曰既曰樽酒簋。又曰用缶。亦不成文。

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

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

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

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

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

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徽。纏二字。云三股曰徽。兩股曰。

纏。曰據釋文如此。銖。

樽酒簋。做一句。自是說文如此。

問納約自牖。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也。孔。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

坎不盈。抵既平。祗字他無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

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陰。

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

皆是也。礪。

次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復學

離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記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刺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淵

離字不合單用。淵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離中之陽也。道

然礪

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為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世重明之義不同。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說。只得且說未詳。淵○本義今

問明兩作離。曰若做兩明則是有二箇日不可也。故曰明兩作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明兩作如坎卦水洊至。非以明兩為句也。明字便是指日而言○學履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

箇日頭淵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謂兩作蓋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個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知曰九四以剛迫柔

故有突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曰說時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舉時
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履學
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撥上爻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淵
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礪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淵

問郭冲晦以為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莫

大於得賢故憂之如此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
 得禹皋陶為已憂是否曰離六五陷於二剛之中故其
 憂如此只為孟子說得此二句便取以為說錄云恐
 於上下交不相通所以有牽合之病解釋經義最怕如此夫誤偽
 同

有嘉折首是句

[Faded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